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去山里『寻宝』

蓝飞燕

山里的夏,来得早。天刚蒙蒙亮,日头已经毒了。

我往山里走。这几年,常碰见一拨拨年轻人。他们不像来爬山的,倒像来寻宝的。手里提着布袋,戴着劳保手套,眼睛专往草窠里瞅。

起初不懂。后来明白了,他们在捡垃圾。

一个小姑娘,二十出头,蹲在石缝边。手伸进去,掏了半天,扯出个瘪塑料瓶,沾满黑泥。她随手往袋里一扔,站起来拍拍手,掌心几道红印子。

我问,扎着了?

她笑笑,说没事,常有的。

旁边一小伙接话,上回掏玻璃碴子,划了个大口子。说这话时,他语气淡得像在说早饭吃了没。

一行五六个人,没人指挥。有人背着垃圾袋,有人手握长柄夹子。隔会儿喊一嗓子:“这边有个大的!”立马就有人应声过去。

我跟着走了一段。山路陡,垃圾卡在刺丛里,手伸不进,就得趴下。脸贴着地,胳膊探进去抠。塑料袋挂在刺上,“嘶拉”一声扯破。

山里的垃圾,五花八门。矿泉水瓶最多,其次是零食袋、泡面桶。有的瓶子在土里埋了半截,挖出来,底下发黑,虫子在爬。那股酸馊味,不好闻。

他们不嫌,捡了就走,袋子满了,换一个,继续。

从前进山不是这样。早些年,路边尽是果皮纸屑。塑料袋挂在灌木上,风一吹,哗啦啦响,像山里长的瘤子。溪沟里沉着饮料瓶,水泡着,日晒着,水面泛着油光。那时候心里堵,又觉着没招。山这么大,谁能管得过来?

现在有人管了。不是保洁员,是这些年轻人。

他们上山带着吃喝,下山扛着垃圾。袋子装不下,就用登山杖挑着,两人一前一后抬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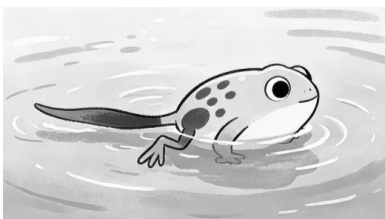


六月的池塘像个热闹的托儿所。成群的小蝌蚪拖着圆滚滚的尾巴,在水草间钻来钻去,如同一群天真烂漫的顽童。但你要是蹲下来仔细看,就会发现其中一些“大孩子”已经悄悄变了模样。尾根两侧,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两条细细的后腿,刚长出来还很短,在水里划动时还不太听使唤,笨拙得可爱。

我盯上了其中一只。它大概还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只是偶尔停下来,趴在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后腿无意识地蹬两下,又收回去。前腿也冒出来了,比后腿更小更嫩,宛若两粒刚冒头的米芽缀在软绵绵的身体上。这时候的它显得有点狼狈,拖着一条大尾巴,又长着四只小脚,游泳的姿势别扭极了,恰似穿了不合脚的鞋子。

最神奇的是那条尾巴,它没有消失,而是在逐渐变短,被身体一点一点吸收回去。那是蝌蚪身体在默默地拆解与重组。其实成长不一定是丢掉什么,有时候是把旧的东西变成新的养分。想到这里,我竟然有点羡慕它。人类的童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蝌蚪却能把尾巴穿在身上,穿到最后一刻。

它不再整天泡在水里了,更多时候,它趴在浅水处的草叶上,肚子下面还沾着水珠,眼睛却早已望向岸上。我猜它正在做心理建设:肺总算长好了,四条腿也勉强能用,跳跃的本能也在体内蠢蠢



一只蝌蚪的成人礼

瞿杨生

我问那小姑娘,累不累。

她说,累是累点,但看着山谷里干净了,心里舒坦。

说完,她又弯腰捡个瓶盖。那盖子极小,藏在草里,眼神不尖根本看不见。她捡起来丢进袋里,自然得像捡自家掉的东西。

垃圾清走了,山醒了。

塑料的异味没了,能闻到草木晒热了的暖香。溪水声听见了,哗哗的,从石缝淌过。鸟儿叫得脆,一声接一声。

下山时,垃圾袋满满当当,他们分类码好,等环卫车来拉。做完这些,就各自散了,有骑电动车的,有坐公交的,有步行的。

小姑娘临走朝我摆手:阿姨再见!

我说,辛苦了。

她已转身,回头笑了一下,说,没啥,下次还来。

我站在山脚,看他们走远。日头偏西,山影沉沉。身后的山,干干净净,像刚洗过。

回到家,我想了很久,没人给他们下任务,没人发工钱,休息日不在家躺着,跑几十里路进山,弯腰捡垃圾,图什么?

图个心里舒坦。

他们这代人,生在城里,长在干净的街道,看不得山野被糟蹋。老一辈护山,是不砍树、不摘花;他们护山,是把别人丢掉的,捡回来。

书本上念一百遍“爱护环境”,不如上山弯腰一回。

一个人的手,捡不了几块垃圾。一群人,一趟趟进山,山就干净了。

往后的人再进山,看见的是青山绿水,闻见的是草木清香。他们不会知道,曾有群年轻人,在荆棘里弯着腰,一袋一袋往外扛垃圾。

但这不重要。

山不需要记住谁,山只要干净就好。

欲动。它回头看了一眼自己越来越短的尾巴,那眼神说不上是留恋还是告别,仿佛一个少年翻看旧相册,翻完就合上了。

上岸的时刻选在了一个雨后的清晨。空气湿漉漉的,泥土松软,蚊子低飞。它先是试探着往前爬了一步,前腿搭上一片飘在水面的荷叶,后腿还在水里蹬着。短短几秒,怕是它一生里最漫长的犹豫,随即它后腿一用力,整只蛙就落在了湿泥上。那一瞬间,它用肺吸了第一口岸上的空气,腥的,甜的,带着青草被雨水泡过的味道。

着地之后,它停顿了片刻,宛若完成了一个古老的仪式,然后才慢慢挪动身体。它愣住了,好一会儿没动,似乎还在确认刚才发生的事。这时一只蚂蚁路过,它吓了一跳,本能地蹦了一下,没想到蹦出了好远。原来跳跃这个本领是天生的,不需要教练。它渐渐兴奋起来,在草丛里蹦来蹦去,越蹦越远,越蹦越稳。偶尔它停下来,回头看一眼那片池塘,水面上还有无数拖着尾巴的同伴。

看着它消失在草丛深处,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十八岁。没有成人礼,没有宣誓,只是在某个普通的日子,自己收拾好行李坐上了去外地的火车。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明白了。成长从来不是敲锣打鼓的,它就发生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就像那只小青蛙纵身一跃,跳上了岸,奔向了新的草丛。

邛海恋歌(外一首)

王云发

邛海的水  
最深34米  
我用我爱它的心  
一寸、一寸地丈量过  
邛海的面积  
31平方公里  
我用我喜欢它的脚  
一步、一步地走过  
游客经常问我  
在什么地方看邛海最好  
我就推荐,坐石观海  
坐石观海,背靠光福寺  
前看小渔村,东看青龙寺,  
北看西昌城  
坐石看海,波光粼粼  
邛海的鲜活你明明白白  
你看邛海,是邛海  
邛海看你,也是邛海  
古有仙风吹过  
蚯蚓羽化变龙  
梓潼县沉成邛海  
行善积德的人  
爬着竹笋得道修成神仙  
今有仙凤又吹邛海  
湿地环海,绿荫环海,花海环海  
听海、观海、爱海  
美色美景漫邛海

雨打荷花



雨打荷花  
打完荷花之后  
又返过身打天、打地,  
打正在谈情说爱的两只蝴蝶  
更搞笑的是,又折转身  
打躲在屋里看雨听雨,  
正在争辩的一群蚂蚁

你心疼,  
怕雨打痛了荷花  
其实,雨,真的没打痛荷花  
打痛的是,邛海边的花草草  
和花草草头上的一棵棵草  
不信?你就低头问问  
正在海里摇头洗脸的  
一只只野鸭

悄悄告诉你  
这场打过荷花的雨  
我是初伏的早上  
在梦里水乡散步时  
一不小心  
偷偷看到的